

第一章 難民的生活

融城。

收容難民的城西難得有些熱鬧，穿得破破爛爛的難民們捧著碗，惶恐又感激的排著隊等待施粥。

融城一名為榮禮的富紳樂善好施，瞧見從尹州來的難民可憐，於心不忍大開糧倉施粥，這會榮禮本人拿著大勺子正給難民們分粥。

男人已年近半百，五官雖端正，可看著有些凶相，但他瞧著難民的眼裡流露出的滿是不忍與同情。

榮禮從前也逃難過，自然知曉難民活得有多難，就比如眼前顫巍巍伸出碗的老婆婆。

本該兒孫繞膝享福的年紀，卻因天災人禍被迫跟著逃難，別說享福了，衣服破破爛爛的，臉上都有些髒。

榮禮給了滿滿兩勺粥，不忍地別開了頭，他能幫一個是一個，卻不能幫所有難民，能做的也只有施粥讓難民們好過些。

他飽經風霜的臉耷拉了下來，心底直歎氣，若是先皇還在位，大批難民定能迅速得到援助……

可惜半年時間，早已改朝換代。

他一顆心沉了沉，忽然眼前出現了一雙柔嫩的手，即便沾著泥塵，卻也難掩曾經養尊處優過。

榮禮倏然抬起頭，入眼便是一張髒兮兮的小臉。

小姑娘穿著縫縫補補過的衣裳，露出來的臉和肌膚皆是灰撲撲的，可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卻極為吸引人，像是在灰暗中唯一明亮的鹿眼。

榮禮莫名一怔。

「可以、可以給我一點粥嗎？」

小姑娘聲音若蚊，像是不太好意思的樣子，見他遲遲沒有動作，這才小心翼翼的開了口。

榮禮倏然回過神，壓下那一絲熟悉的感覺，心中微動，給她打了整整一大碗的粥。姜長寧眼底可見喜意，她眸間亮起了光，因擔憂生病的蝶衣姊姊，她扭頭就要走，走前還不忘揚了大大的笑朝榮禮道謝，「多謝大善人的粥，願您事事順意，平安喜樂。」

明明如同普通姑娘家一樣稚嫩軟糯的聲音，可榮禮聞言卻眉眼一怔。

這難民窩裡怎會出現這般矜貴的語調？像是京城貴人們才會說的調子。

莫名想起府中那封匿名的信封，榮禮眉頭微鎖，再抬眸，方才小姑娘站的位置卻只餘一片空蕩。

難民住的破廟之中。

姜長寧身形單薄，難以跑過其他難民，所以待她捧著一大碗粥小心翼翼地進來時，

破廟中早已喝完粥的難民們都朝她看了過去。

與其說看她，不如說在看她手裡的粥。

那般不加以掩飾的覬覦目光落到自己身上，姜長寧渾身抖了抖，小扇子似的眼睫顫了顫，低頭快步跑向角落。

枯草墊著，蓋在破舊的衣服之下，年紀與她相仿的小姑娘擰著眉頭躺在那。

姜長寧擔憂地走近，小心翼翼地放下粥，這才輕柔的將人喚醒。

「蝶衣、蝶衣姊姊？」

昏睡的人緩緩轉醒，在瞧見喚醒自己的人是她之後，擰著的眉頭這才鬆了些。

「粥打回來了？他們有沒有為難妳？」說著，身姿纖細的兩個姑娘警惕地看向破廟門口。

那邊圍坐著三個高大的壯漢，臉上有疤加上倒三角眼，怎麼瞧都是一副不好惹的模樣。

逃荒還能這般高壯，可想而知他們從其他難民手裡搶了多少糧食。

從外面端粥進來的人，路過他們時皆會下意識低下頭避開目光，或是直接捧著碗將粥一飲而盡，免得又被搶了。

「沒有，他們今日出奇得安靜。」

姜長寧搖了搖頭，眼底的疑惑不掩，往日除非他們吃飽喝足，否則絕不可能不搶旁人的糧食。

「小心些，我總覺著他們不安好心。」蝶衣對上那三人瞧過來的視線，雖是生病身體虛弱，卻仍是不服輸的凶狠瞪了回去。

「好，今日我一直陪在妳身邊，哪也不去。」姜長寧捏緊了她的手，一雙黑白分明的眼底滿是擔憂。

若不是她，蝶衣姊姊也不必同他們槓上。

起因是她初混入難民中，只顧著將表面的肌膚塗黑，謹小慎微地跟著難民走著，但不過一晚蝶衣便將她拉去了一旁。

起初她還有些警惕，卻反而被蝶衣提醒她不小心露出手腕的雪白肌膚。

那時她抬起頭，恰好撞見了蝶衣眼中的關切，她們年齡相仿，對視的眼底帶著彼此能看懂的隱忍，像是藏著祕密的一路人，於是從那天起，她與蝶衣為伴，在難民中互相扶持。

但難民群裡，她們這樣年紀的姑娘何其艱難，沒幾天就被那四個惡人盯上了。

起初是糧食被搶，再後來是言語露骨的放肆調戲。

姜長寧自小錦衣玉食的長大，就連伺候她的皆是識文斷字之人，從未聽過這般污言穢語，氣得小身板直發抖。

而蝶衣更是直接，咬著牙在他們向她伸過手來時，直接拎著旁邊的長凳砸了過去。那人當場頭破血流，自此後，惡霸四人成了三人，他們看她們兩人不爽，卻忌憚於蝶衣那股狠勁，沒有再次對付她們。

可今日他們實在安靜得過分，恰逢蝶衣生病虛弱，他們斜斜看過來的目光總讓人覺得在謀劃些什麼不好的事。

面對她擔憂的目光，蝶衣暗暗捏了捏她的手，姜長寧默契地低下了頭。

「我給妳的小刀一定要貼身收好。」蝶衣貼著她的耳畔說著，同時也努力壓下自己心裡的那股不安。

兩個穿得灰撲撲的姑娘互相對視一眼，壓下眼中的神色，忌憚的注意門口的惡人。

「就那兩臭丫頭，咱們收拾起來不是輕輕鬆鬆？」

「對啊老大，我們為什麼要忍這麼久？」

「別嚷嚷，那個叫蝶衣的有點本事，看老四死在她手上就知道這是個不好惹的，現在她病了，另一個丫頭肯定護不住，今晚咱們就將她們收拾一頓丟出去。」

刀疤男盯著角落裡那兩道纖細的身影，露出了個陰惻惻的笑。

這兩個丫頭都有古怪，那些難民們看不出來，但他曾經給大官家裡做過護衛，雖然手腳不乾淨被趕走了，但也見識過不少貴人，這兩個丫頭絕不是平民百姓。

嘖，他羅大勇就一普通人，竟也能嘗到貴小姐的滋味，這輩子算是值了！

晚上的破廟陷入一片漆黑，不少人捂著咕嚕直叫的肚子忍著餓。

姜長寧與蝶衣也是如此，一整日就喝了半碗粥，就算是不動躺著也還是餓得不行。過了一會，姜長寧被身邊的人給嚇醒了，貼著她的肌膚燙得不行，她伸手貼向蝶衣的額頭，觸手溫度燙得嚇人。

姜長寧一下慌了神，翻身坐起來想將人搖醒，「蝶衣、蝶衣妳醒醒，不能睡……」白日裡蝶衣還能撐著醒一會，如今聽聞耳畔姜長寧擔憂著急的喚聲，卻只能陷入昏迷。

姜長寧曾聽太醫說起過，若是放任高燒的病人不管，是會燒壞腦子的。

水……得找些涼水來！她心急如焚地想著，腦中驀然想到，破廟門口好像有一口破井。

她立刻從袖中掏出帕子，轉身快步跑了出去。

姜長寧的動靜有些大，惹得不少入睡的人低罵一聲。

而門口邊上，刀疤三人則是同時睜開了眼，看著她跑出去的背影對視了一眼。

「走！」

破井裡的水很淺，姜長寧也沒有打過井水，她咬緊了牙好不容易才終於打到能將手帕浸濕的水來。

明眸皓齒的姑娘露出一抹笑，可心中剛鬆一口氣，破廟裡卻突然傳出一陣動靜，伴隨著一聲咒罵，破廟裡的難民慌亂地推開門跑了出去。

「這是……羅大勇的聲音！」

糟了！蝶衣姊姊！

姜長寧眸子一縮，拿著浸濕的帕子跑向破廟，卻被人群擠得險些跌倒。

她忍著焦急擠出人群，只見破廟裡是跪倒在地上還要強撐著拿著刀子，與三個惡人對峙的蝶衣。

「蝶衣姊姊！」姜長寧嚇得六神無主，慌亂的哭著想跑到蝶衣身邊，「妳沒事吧？對不起，我見妳發熱了，出去打水……」

「閉嘴！快跑！」蝶衣強撐著力氣朝她低吼一聲，昏昏沉沉的狀態讓她使不上力氣，她不甘，卻也知曉這回真的栽在三個難民手上了。

被吼的姜長寧愣在原地，下一刻卻在羅大勇三人笑嘻嘻的目光下撲到了蝶衣前面。

「我不要！」

若不是有蝶衣姊姊，一路上她早就被人欺辱著占盡了便宜，又豈會這般順利的走到現在？

大不了……大不了一死了之！

沾過水，灰都被洗掉了，姜長寧白皙的手腕露了出來，羅大勇三人瞧著面露垂涎之色。

「哈哈！果然，我就說妳們兩丫頭不尋常！」

蝶衣生著病，姜長寧對他們壓根沒有威脅，羅大勇笑得臉上的刀疤都在顫抖。

「行了，咱們哥兒三來分一分，這丫頭歸我，病的那個你們倆拉出去玩。」對面蝶衣的刀尖，羅大勇卻絲毫不懼地分配著。

「嘖，出去幹什麼呀，一起更快活吧，哈哈哈！」

「廢話這麼多幹什麼！帶著那丫頭出去！」

羅大勇磨磨牙，沒好氣地踢了他兄弟一下。

這些賤民懂什麼，這丫頭肯定是個小姐，等他吃乾抹淨，教訓好了再當他媳婦，他們老羅家可從來沒有人娶到過小姐當媳婦！

「行。」兩個小弟嗤笑一聲，嘻嘻哈哈的去了蝶衣面前，一邊道：「這小刀多危險啊，來，咱們兄弟給妳收著。」

說著，他們伸手想搶過蝶衣的匕首，蝶衣卻白著一張臉反手一劃。

血瞬間迸了出來。

「嘶——妳這死丫頭還敢傷我！」

被劃傷那人橫了她一眼，與另一人怒氣衝衝地上前將蝶衣按倒在地上。

男人的力氣本身就大，加上蝶衣如今生著病，她被按著沒法反抗。

三個惡人說著下流的話。

姜長寧紅著眸子，腦子一片空白，本能地從懷中掏出匕首胡亂的刺了過去。

她滿腦子的屈辱與委屈，一邊哭一邊胡亂的揮動著匕首，趁三人不防，還真給她劃中了不少刀。

但他們總有反應過來的時候，三人被激怒，羅大勇仗著高大威猛，劈手奪掉姜長寧的刀，反手給了她一耳光。

「啪——」

周遭一切都靜了下來，唯獨耳朵嗡嗡的響著。

姜長寧被一巴掌掀翻在地上，捂著臉，呆愣得連淚都不掉了。

她、她可是宜安公主！

那一瞬間，天地在她心底都暗了下來。

「要挨打才老實是吧！」

羅大勇在她面前蹲下，威脅似的掐住了她的脖子，力道很大，大得她喘不過氣來，

甚至覺得自己要死在這個破廟裡了。

被人掐著脖子被迫窒息，姜長寧自然也不知另外兩人是何時將蝶衣帶走的。

耳朵裡嗡嗡的聽不見聲音，她只能木著一顆心，眸光厭惡地看著羅大勇臉上可怕的刀疤，還有那張湊近的醜陋的臉。

若換作半年前，伺候她的宮人若是這般面容，大太監該被她罰慘了……

姜長寧出神的想著，如今她已經被掐得沒了力氣，眼皮緩緩的落下，可惜沒能再見皇兄一面，不過她能比皇兄快一步見到父皇母后，也算是唯一的幸事了，希望在下邊不用再過這樣的苦日子。

粗布之下，姑娘纖細的身姿緩緩軟了下去，羅大勇見狀慌了神，他還沒用什麼勁呢，怎麼一副要死了的模樣？

還沒等羅大勇鬆手，破廟的門就被人一腳踢開，隨之而來的還有擦著他的臉飛過去的劍。

血緩緩從臉上流了下來，被嚇傻了的羅大勇驚恐的鬆了手，腳步踉蹌後退。

「你是什麼人！」

來人一身煙墨色的圓領袍，劍眉星目、氣宇軒昂，眸光淺淡不帶情緒，他看也不看羅大勇一眼，指揮著劍鞘直徑朝姜長寧走去。

姜長寧捂著胸口，軟倒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氣，她淚眼婆娑地看著逆光而來的男人，雖看不清他的面容，可瞬間充滿快要崩潰的希冀。

「你是哥哥派來找我的嗎？」

沉穩內斂的男人一眼瞧見了她腫起來的臉，皺了一下眉，半蹲下來將她扶起，兩人的目光相撞，他與抹得滿臉灰撲撲的姜長寧對視一眼。

「抱歉公主，下官來遲了。」

男人在她期待的目光中低了頭，單膝跪下行禮。

在淚眼矇矓之間，在耳鳴不止之下，姜長寧懷疑自己聽錯了，流下的眼淚將刻意塗抹的灰燼沖掉，她抬起一張慘不忍睹的小臉，問道：「真、真的？」

在那段餓暈到喝泥水，裝瘋賣傻騙過追殺她的殺手時，姜長寧無數次想過與皇兄重逢的場景，如今真遇上皇兄派來接她的人，她下意識升起的卻是恐懼。

「是，下官燕時嶸，您曾經見過的。」

看著她哭花的臉，燕時嶸面上微動，蹲著從袖中掏出帕子遞了過去。

她沒接，甚至往後縮了縮，用手背擦了眼淚之後，這才看清來人的面容。

「燕、燕時嶸？」

原來是他。

想起從前，姜長寧默默地又往後挪了一點，再次不敢確認他是否是皇兄的人了。

他們幼時見過一面，燕時嶸那時還是太子伴讀，他自小就愛板著臉，因幼時的姜長寧老愛打擾他們的教學，他凶了她一句，將她嚇得大哭，自那次以後，太子的伴讀就換了人。

後來他入朝做官，據說才華橫溢、功績過人，但偶爾宮宴上遇見，她每回都因那幾分的愧疚而刻意避開。

因為是她害他丟了太子伴讀的位置。

燕時嶧見狀，不動聲色地挑了眉，隨後從懷中拿出一封信遞給她，「太子殿下的親筆信。」

想必姜祈雲也料到自家皇妹的性子，於是給了證明他身分的東西。

姜長寧接了過來，心急的打開了信。

在看見皇兄的字跡，還有那句姍姍受苦了，姜長寧鼻子一酸，哭得比任何一次都要慘。

燕時嶧的帕子再次遞了上來，她順手接過，手忙腳亂的擦了擦眼淚繼續看下去。而就在這時，縮在角落的羅大勇一臉震驚。

他猜想過這丫頭的身分不一般，卻怎麼也猜不到前朝公主竟藏在他們這些難民之中。

完了……這回完了……

羅大勇小心翼翼地看了他們一眼，見他們沒理會自己，屏息往外挪動——

「啞——」

「嘶，大人、大人饒命啊！」

瞬息而出的石頭打在他的膝蓋上，羅大勇疼得抱膝在地上連連求饒。

燕時嶧頭也沒回，只是皺了眉斂眸詢問姜長寧，「公主，這人是下官來解決還是您親自來？」

他大可俐落地一劍將人處理掉，可剛進來時姜長寧的情況實在不妙，他不知她是否想要自己報仇。

姜長寧從信中抬起頭來，信中的確有他們的暗號，可如今京城局勢混亂，背叛者皆為曾經心腹，她還是得警惕幾分。

她小心翼翼地將信收好，隨後抹了抹眼瞼上的淚，抬著一張鱗兮兮的臉，眸子如鹿般純淨。

「你來。」她軟糯的聲音顫著說道。

燕時嶧墨眸微定，朝她頷首，兩人身後的羅大勇還沒反應過來，尖叫聲都還沒開始就被拋出的匕首一劍穿喉。

那匕首，赫然是姜長寧被打掉在地上那把。

在察覺他動作的那一瞬，姜長寧垂下了眸，避開了鮮血四濺的血腥場面。

「公主，下官帶您離開這。」

燕時嶧神色平靜，伸手扶她起來，剛站起來，她卻腳一軟又摔了下去。

見狀，他皺了眉，用了些力扶著她的雙肩讓她勉強站穩。

姜長寧又紅了眼，捂著腫起來的臉，難為情的看著他，「我、我腳崴了……」

方才她被掐著脖子險些窒息，也不知自己何時崴著腳的。

姑娘的眸帶著水光，怯怯的瞧著他，念著從前自己對他的那一分愧疚，所以沒有這麼理直氣壯。

燕時嶧眉頭緊鎖，在她腫起的臉上停留了一瞬，隨後一言不發的垂了眸。

麻煩！

他俯身，直接將纖弱的姑娘打橫抱起。

姜長寧被他突然的動作嚇得輕呼一聲，隨後下意識環上了他的脖子。

燕時嶸腳步一頓，但很快就恢復，抱著她走出破廟。

破廟外的難民不知何時消失得無影無蹤，星夜寂寥，她腦子空空的，被今晚的變故嚇傻了的姑娘突然想起什麼，倏然瞪大了眸。

「我、我還有個朋友被惡人帶走了，你幫我救救她好不好！」姜長寧突然掙扎著要從他懷裡跳下來，滿臉焦急與擔憂，「她叫蝶衣，同我年紀與身材相仿，眼睛大大的有股狠勁，哦對了，她還生病發著熱……」

「下官派人去。」

燕時嶸朝身後揮了揮手，她這才發覺他帶了不少人來尋自己。

他的幾名下屬立即領命而去。

姜長寧著急的抿緊了唇，「一定要找到蝶衣姊姊……」她一邊說，一邊無意識地捏緊了他的衣襯。

燕時嶸斂眸看了一眼，隨後再次俯身將她抱著快步離開。

「人還沒找到！我要在這等！」姜長寧被他大力的按在懷裡沒法動彈，愧疚湧上心頭，她帶著幾分哭腔掙扎。

這一路以來都是蝶衣姊姊護著她，可她卻護不住對方……

「已有人在尋她了，下官的職責是將您完完整整地帶回太子身邊。」

他用了些力抱穩了人，生硬的說完之後，見懷中人遲遲沒有出聲，不由得疑惑地垂了眸。

卻見曾經驕傲矜貴、萬人簇擁的宜安公主，此刻狼狽的腫了半邊臉，在他懷中噙著淚與他對視。

燕時嶸冰冷的神色有一瞬間的鬆懈，再抬眸時，語氣依舊硬邦邦的，「此處動靜太大，新皇一直在追殺您與太子，必須趕緊離開。」

是解釋嗎？姜長寧環著他的脖子沒吭聲，溫熱的淚染濕了他的肩。